

陸世鴻著

老子現代語解

中華書局印行

陸世鴻著

老子現代語解

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初版
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

老子現代語解（全一冊）

◎ 定價國幣一元七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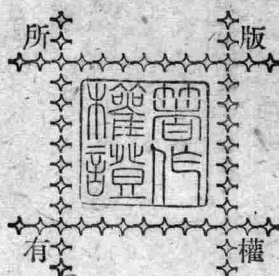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著者 陸世鴻

發行人 顧樹森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

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

序 言

老子目擊當時「帥刑祖德」的政治，漸漸鑽進了牛角尖。被治者已民不聊生，執政者猶諱疾忌醫。他說：「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」蓋謂人們必自知其病，方可以不病。如果身受切膚之痛而自已竟莫知莫覺，不想方法治療，這種愚蠢的病夫，殆將無可救藥了。

後世祖述堯舜，以明明德。雖典謨猶存，遺範足式，而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。時代的變遷，豈執膠柱鼓瑟。老子說：「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已。」他認爲政治上軌道，必先解決民生問題，如果舊辦法已不能使人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」便該立刻另想新辦法出來。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」此老子所以首揭「道」字以立言也。

老子的「道」字，倘用現代語爲之解釋，可說就是「自然律」(Nature Law)，自然律雖固存在，而已經人類發見的部份，實佔極少數。所以老子把「有」字代表已發見的部份，「無」字代表未發見的部份。要人求道，即要人由道以求新發見也。至於已發見而曾經實施有效的部份，則稱之曰「德」。後人把道德二字，聯綴成詞，甚至分別舊道德和新道德，誰是始作俑者，恕我懶於攷據。但我須鄭重聲明，老子所謂「道」和「德」，絕對不是社會上一般口頭禪所講的「道德」。

老子雖亦主張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」。而他認為「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」宇宙間已發見的一切事物，固多至不可數計，惟人類肯用心研究，努力創造，則未發見部份的寶藏豐富，必能「縣縣若存，用之不勤。」老子說「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，常有，欲以觀其微。」倘就學問而言，無論「觀微」「觀妙」，祇要觀之以常，似乎同樣可以觀一個結果出來。但一則已發見而有邊際可尋，一則妙在何處？尚未發見，故兩者研究的對象，難易懸殊。他又說「道生之，德畜之。」意謂文化的進步，一方面應從「道」的未發見部份，求其有所新生，一方面應把已發見部份的「德」，畜以保持其固有。「夫唯道，善貸且成」，我覺得老子以此堅定的信仰，提倡發明，「谷神不死」，真令人欽敬萬分。

中國文物制度創作之盛，數千年來幾無逾於軒轅時代，後學奉老子以崇軒轅，遂並稱黃老，用意固未可厚非。但老子自著五千言，引證事例之處雖多，而自始至終，從未牽涉任何個人或指稱前代某帝某王，這點獨立論理的作風，比諸託古改制的先秦諸子，似乎高出一籌。黃帝和老子，既無瓜葛，史前事實，又難攷據，老子的學說，自有其顛撲不破的五千言傳世，我們何必學瞎子先生搖卦，閉着眼睛像唸文王周公孔子一般，硬把他們扯在一起。

莊周在先秦諸子中，以文氣之盛，最博讀者的同情。後人因其引用老子成語之處甚多，便推他繼承老子的道統，幾若儒家的尊崇孔孟，把他二人又硬生生聯了起來。其實這兩位先哲的理論，各具高見，祇須稍加研究，便可知其實非一脈相承。所以凡以黃老並稱者，固嫌畫蛇添足，以老莊並

稱者，也有些牛頭不對馬嘴。

道士崇奉老子，名其修道的處所曰「觀」，意欲觀其元妙，有所發明。最初的宗旨，大概還相去不遠。尤以煉丹爐的利用，不能不說是前世紀很好的實驗設備，他們不僅懂得「蒸餾」，並且懂得「昇華」，評其物理化學的發明程度，非無相當造詣。可惜嗣後誤解長生，妄想延年益壽，甚至煉了出門不認貨的丸散膏丹，欺騙做了皇帝想登仙的無道昏君。老子說「死而不忘者壽」，他的「長生久視之道」，原是學術千秋，並非軀壳萬歲。自從修道的宗旨，漸漸偏重了長生以後，老子的本義，實際早已變質。

老子上無師承，下無嫡派，除了名言不朽之外，根本作者是何許人也，至今還聚訟紛紜。道家依傍門戶，本非衣鉢真傳，但因他們捧了老子畫鬼符，妖言惑眾，遂使道之爲道，竟被目爲異端，我們不必爲了孔子會問禮於老聃而硬說道尊於儒，更不必爲了化胡經而爭辨道佛誰先，我們研究老子的學說，只宜從本文誦習，切切實實探討其理論。

老子五千言，詞暢意達，本無晦澀之處，祇因「正言若反」，且多站在民衆的立場講話，在昔專制時代；試問歷朝帝王，會有幾人真能「以百姓心爲心」。後人研究老子，豈無服膺其說者，惜皆恐觸忌諱，不敢從正面立論，甚至以消極的「出世」謬老子。其實，老子口口聲聲希望大家做聖人，一片熱腸，可謂積極之極。不過照他那種說法，假定他自己可以算是一個聖人的話，我敢說最低限度，老子不是一個聖之時者也。

孔子曰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思無邪。」我今套其口氣，總評老子，毋妨也說「道五千，一言以蔽之，爲無爲。」老子說「爲無爲，則無不治。」所謂「爲無爲」，便是「爲而不恃」，「爲而不爭」，言雖努力爲之而毫無自私自利的野心也。他認爲人類自私自利之心，與生俱來，最明顯的表現，便是「人皆損不足以奉有餘」。但政治要求上軌道，必須「損有餘而補不足」，欲損有餘而補不足，先要剋制自私自利的野心。老子說：「爲學日益，爲道日損。」意謂人生「爲學」和「爲道」的功夫，截然不同，孜孜爲學，是希望知識之增進日益，兢兢爲道，是希望私利之貪妄日損。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爲，無爲而無不爲，」這是老子的政治哲學。乃竟有人誤解老子的「無爲而治」，等於「垂拱而治」，未免冤哉枉也。

孟子見梁惠王，梁惠王問得一句「亦將有以利我國乎？」便惹他老人家大發脾氣，可惜梁惠王沒有問老子，否則，我敢担保老子的答復，一定有可使「民利百倍」的具體辦法，不過他那福國利民的計劃，決非是「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老子說：「大道廢，有仁義，」他認爲人類求生存，是天地間的自然律，爲政之道，以解決民生問題爲主，如果滿口仁義，舍本逐末，到了大家沒飯吃的時候，單靠這種有爲而爲的迂腐行爲，必有黔驢技窮之感。蓋仁義如醫藥，倘能適症而施，未嘗不可糾正社會的病態，但醫經云：「上工治未病。」老子的學說，却是始終在「是以不病」的衛生之道上做功夫。

老子說：「樸雖小，天下莫能臣也。」他特別提出這個「樸」字來，窺其微言大義，可分兩種

用法，一種用在執政者方面，所謂「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。」簡而言之，無非要大家埋頭苦幹，不爲一己求成功。一種用在被治者方面，所謂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，常使民無知無欲。」簡而言之，無非要求大家刻苦耐勞，各遂其生。因爲老子所主張的「爲腹不爲目。」就是說：一切注重實質，不問虛表如何。他最恨在「田甚蕪，倉甚虛，」的時候，居然還有人「服文綵，厭飫食，」恬不知羞。但老子雖痛罵這種情形「是謂盜夸」。而他仍終於說：「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」不勝感慨系之。

天下事不能瞭解，必生誤會，不能瞭解而與本身無利害關係，則一笑了之，倘有切己利害關係而不能使其滿意時，必致因誤會而生怨懟。政治是管理衆人的事，凡在被管範圍以內，豈能盡如人意，所以政策決定後，沒有任勞任怨的毅力，不易貫徹始終。老子認爲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，必須設法解其倒懸，使登衽席。倘於工作過程間因羣衆不瞭解而發生反響。祇須自問毋悖目的，即可不必多所顧慮，他所說的「報怨以德」，意謂施德政以慰喁望也。如果牽涉以德報德，以怨報怨，竟把老子當作唾面自乾的好好先生，幾乎恩仇不分，那便是看錯了。蓋在政治的立場上，有大我而無小我，讀老子而猶斤斤於恩仇問題，睚眦必報，這是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胸襟太嫌狹隘了。

老子說：「我有三寶，持而保之，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爲天下先」。「慈」字係指博愛而言，唯能愛國愛民，方能犧牲小我以殉大我，所以他又說「慈故能勇」。「儉」字係指節約而言，唯能撙節小費，方能儲蓄實力以濟大用，所以他又說「儉故能廣」。「不敢爲天下先」，係指謙

老子現代語解

六

抑而言，必須「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」，方能使「天下樂推而不厭」。所以他又說「不敢爲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」。道士們名其供奉老子的處所曰「三寶殿」。我們游歷名勝，人人有瞻仰三寶的機會。三寶！三寶！早已喊得婦孺皆知，但不知他們心目中的三寶，究竟是什麼東西？

老子說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。今寫此文，篇幅有限，不僅短短的序言，難罄管見，即全書雖逐章逐句，詳加詮釋，而大道的深奧，仍未易稍闡其萬一。但我因老子的學說，傳之最古，註之最多，而意見紛歧，愈趨愈遠，總而言之，三寶的元妙，決不是元妙觀裏的道士們可能觀出其所以然來，當今建國前途，怎樣「有之以爲利，無之以爲用。」老子說：「故致數：與無，與不欲。」祇須在上者能舉「求無」之實，在下者能舉「不欲」之實，則治道在是矣。先哲名言，未嘗不可予人以啓示。爰不揣譴陋，作「老子現代語解」。冀以通俗文字，使道之爲道，不再被人目爲元妙而摒諸異端。惜自慚淺學，紕繆仍多，倘能拋磚引玉，藉得海內外研究老子的同志，進而教之，感幸曷極。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冬月恩紅陸世鴻自序於重慶

【注】本書正文以王弼註本爲根據，間有數處參照河上公章句本酌爲修改，尙無大出入。至老子一書，究爲何人所作？成於何代？此係另一問題，茲僅就文釋義，恕免詳攷。

老子現代語解

一章
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、天地之始，有名、萬物之母。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元。元之又元，衆妙之門。

哲理的發見，初無具體形式，可使人一望而知。老子根據他思考的認識，要自闡其說，當然不能不先擇定幾個學術名詞，像「道」字「德」字之類，藉便研究。道字的本義，原是一條大路。這裏可解釋爲「自然律」。彌綸萬有的自然律，以普遍爲對象，正如道路是到處通行，可以教人永遠循之前進而又永遠走不到盡頭，老子唯恐人家對於「道」的解釋太狹義，所以他開宗明義，便說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意謂道字所包括的範圍太廣泛，永遠演說不完。如果可以言語或文字表示出來，決不是「道」的全部。

一章

名可名，非常名，這是老子拿較為具體的「名」來取譬，譬如萬物的名稱，豈非也永遠數說不完嗎？再有更進一步的意思，宇宙間已發見的物名、縱使一時講不完，寫不完，但到底總是一個「有盡數」。倘連未發見的計算在內，那便變成「無盡數」了，所以他說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始者，事之初也，母者，身所自出也。天和地，在人類沒有出世以前，早已自然存在，不過其始無以名之而已。待人類名之曰天和地，那時天之爲天，地之爲地。便好像由母體產生了出來。萬一當初名天曰地，名地曰天，解釋爲「氣之輕清上浮者爲地，氣之重濁下凝者爲天。」傳至今日，何嘗不可以反過來稱呼？同樣教人認爲頭頂是地，腳踏是天。天地如此，宇宙間未發見的無名事物，不知多少，都是如此。事物未經發見，人類渾渾噩噩，何從認識？必待有人發明以後，民衆纔能出之於口，筆之於手，我們須知現在人類能講能寫的事物名稱，雖多至無法估計，而實際上已發見的全部，祇是佔了未發見的一小部份。老子既用道字包括了未發見和已發見，再用「無」字代表未發見，「有」字代表已發見。

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。這兩句話，又回到了本文，老子的意思，認爲凡有志學道者，必須經常從「無」（未發見）的方面去研究，看其有何妙處，可供人類利用，但是一個人研究學問，沒有根柢，專門憑空設想，結果難免流於虛妄。所以對於「有」（已發見）的方面，也必須經常研究，看其到底已收穫些什麼？徼者：邊際也。已發見的部份，既有邊際可尋，則循之前進，自是踏入未發見部份的不二法門。

老子指出了學道的門徑，再說明未發見的「無」，和已發見的「有」，都不能違反自然律。自然律爲宇宙間固有的原理，原理的存在。不因被人類發見與否而影響其本質。所以說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元。元者：始也，端也。元之又元，是說新原理的發見了一端又一段，倘不以「無」爲天下之至堅而自己放棄鑽求，則衆妙之門，永遠不會關閉，凡我同志，人人可自由登堂入室，進去發掘寶藏。

二 章

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較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

自然律是自然存在着，道德有無，祇是已發見和未發見的區別，前章既經說明其相對性，本章復說明人類就其已發見部份評判出來的所謂「美」和「惡」或「善」和「不善」，也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。

「我未見好德如爲好色」，雖遠在數千年前，早已有人與此歎息，而「德」和「色」的最易爲

人注意作評判好惡的目標，那是古今中外，事同一例。美者，色之常也。善者，德之常也。常色和常德，必須盡美盡善，具有永遠說不完的好處。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卽其美在何處？已教人人能指點出來，斯惡已。天下皆知善之爲善，卽其善在何處？也已教人人能指點出來，斯不善已。因其美點善點，既教人人能指說得出，足見其美善的程度，不過如此，決不能認爲真美善也。

相對的美善觀念，由比較而生，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較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一切的一切，都可由類比推理而發明。

聖人先知先覺，偶有發明，純粹順乎自然，絕不矯揉造作。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者，言其所處之事，根本是無所爲而爲也。「善行無轍跡」，聖人的發明，不笑不足以爲道，若昧若類的新事物，告訴蚩蚩之氓，誰能懂得？行不言之教者：爲政不在多言，願實行何如耳。

萬物作焉而不辭，是聖人任勞任怨的服務精神，生而不有者；老子在第三十四章裏已自己解釋得很明白，「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名有」也。聖人順自然以發見其固有，毫無自私自利之心，故能爲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但是非自有公論，正因聖人不欲居功，益覺其功不可沒，格外使羣衆信仰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者。勛業彪炳，永垂不朽也。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爲盜；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；虛其心，實其腹；弱其志，強其骨。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知者不敢爲也。爲無爲，則無不治。

「美」和「惡」，「善」和「不善」，既皆從比較而來，「賢」和「不賢」，「貴」和「不貴」，當然亦皆從比較而來。爲政之道，雖應「萬物作焉而不辭」，但因「爲而不恃」，根本是無所爲而爲，便無所謂賢不賢。不尚賢，使民不爭者：意謂凡幹政治工作，爲羣衆服務，祇是盡義務，不是享權利。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。倘能人人負此義務，便無所謂賢不賢。倘對於少數人認爲賢而加以尊尚，那末一般人自然要不能甘服而爭端啓矣。

老子的政治哲學，以解決民生問題爲主，凡欲解決民生問題，必須就其需要，使之滿足，不患寡而患不均。難得之貨，必不能普遍供應，得者驕矜誇耀，不得者因羨生妬，分配不均，禍亂以萌。盜者非其所取而取之也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爲盜者，意謂不提倡分配不均的奢侈品，即可節制人欲橫流也。民生所不可缺者唯衣食住行，這些都是極平常而非可欲鬻東西，就這幾項需要，設法供應滿足，民生問題已告解決，正不必拿可欲的難得之貨去擾亂民心。所以說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

人類的需要，除物質享受外，知識亦不可少，老子認爲物質的享受，欲望愈低抑，愈容易充

實。知識的進步，中心愈謙虛，愈容易得益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常使民無知無欲，是老子的政策。所謂無知無欲者，非真無知無欲也。其知已得，其欲已滿，政府所應負教養之責，既已克盡厥職，人民自毋庸再有需求了。

「養」的目的，在解決民生問題，「教」的目的何在呢？使夫知者，不敢爲也。因民衆知識水準提高後，人人都有知識。雖有智者，亦不能宜異以鳴高，倘能人人奉公守法，處處爲大我而不爲小我，則社會秩序自然安寧，所以說爲無爲，則無不治。

四章

道冲，而用之或不盈。淵兮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或存。吾不知誰之子。象帝之先。

老子的教育宗旨，既已自己標明，他所提出來的教材，當然脫不了那個「道」字。冲者：虛也。道是自然律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搏之不得，所以說道冲。但自然律彌綸萬有，以普遍爲對象，隨時隨地，可資應用。而用之或不盈者：言其縣縣若存，不敵不窮，雖似虛無縹渺，而在應用之際，却可永遠保持相當的效率也。淵兮似萬物之宗：淵者深也，形容自然律應用之普

遍也。

挫其銳者，言鑽之彌堅也。解其紛者，言理其棼亂也。和其光者，言昭彰共見也。同其塵者，言微細難辨也。總而言之，道的所在，雖似若明若昧，若可爲若不可爲，無從捉摸，而道不遠人，祇要有研究的決心，便覺得無論在何處？湛兮似或存，湛者，盛也，厚也。

既盛且厚的大道，究竟從那裏生出來呢？這問題連老子也說不出所以然，他認爲道是先天存在的，古代「帝」「天」二字，有時通用，所以說：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五章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。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人能以仁待人，當然再好沒有，但老子說「大道廢，有仁義」，又說「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」，在他的心目中，認爲唯道獨尊，仁其次也。

「芻」是植物之小者，「狗」是動物之小者，人類雖自命爲萬物之靈，把芻狗看得很賤，而芻狗和人，實際同爲自然界的生物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者；意謂天地覆載萬物，聽其自然自滅，對於芻狗和人，一視同仁，決不厚彼薄此也。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者：言聖人治

理百姓，亦應一視同仁，祇要有飯大家吃，不必勉強分出許多階級來也。

老子所謂「天地」，係指自然界而言，自然律充沛自然界，他說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意謂自然界之有自然律，可以音樂作譬喻。樂器的本身裏面，雖似虛而不屈，空空如也。而其中自有天籟，倘能吹之得法，便動而愈出，曲調的美妙，變化無窮。

音樂的妙處尚且一言難盡，何況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」！老子認為爲政不在多言，他說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，意謂道在天地間，說是銳不完的。唯有像玩弄橐籥一般，使動而愈出而已。

六章

谷神不死，是謂元牝。元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繇繇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自然律雖自然存在，而人類怎樣求得自然律以應用之？這當然是一個大問題。老子認為學道的方法，第一個條件，要求「客觀」。第二個條件，要求「持之以恆」。谷神者：形容客觀心理的虛懷若谷也。不死者：形容孜孜矻矻，絕不停止活動也。谷神不死，是謂元牝，牝者：母也。元牝者：原理所自出也。必須如此研究，方能尋得原理所在。

原理的發見，爲一切的基礎，所以說元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，文化愈堆積，文明愈進步。倘